

(山歌剧、采茶戏集)

在风雨里

石 菊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這本書包括兩篇山歌劇和一篇采茶戲。

山歌劇“在風雨里”的內容是描寫農業社里平息因為留糧問題引起的風波，批判資本主義自發思想，表揚不畏風雨的人物。“認錯”一劇刻劃了一個愛社如家的先進人物，並批判了他母親的自私思想行為。

采茶戲“張三郎遇妻”是根據舊戲整理的，內容描寫舊社會里一對夫妻，因受迫害分隔多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相逢時的有趣情況。這個戲表現了兩個人的豪爽性格與勇敢行為。

在 風 雨 里

石 菊等著

*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廣州大南路43號）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號

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

廣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

書號：1092·787×1092 1/32·1 $\frac{3}{8}$ 印張·30,000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120

統一書號：T 10111·217

定 價：(6)一角三分

目 錄

在風雨里 (山歌劇).....	石菊(1)
認錯 (山歌劇).....	白眉(16)
張三郎遇妻 (采茶戲)	會繁中整理 馬丁記譜整理(33)

在風雨里（山歌劇）

石 菊

人物：

李石松——二十多歲，農業社財糧委員。

朱三伯——五十多歲，副社長。

朱碧娟——二十歲，三伯女。

李二嬸——五十歲，石松母。

社員甲、乙。

時間：一九五七年夏收後。

地點：廣東某農村。

第 一 場

布景：李石松家。一個陳設簡單的小廳子，廳內有一張四方台和幾張木凳。壁角落圍着一廩子稻谷。竹廩上貼着一張紅紙寫的字：“慶祝丰收”。兩邊有門，左通外面，右通內室。

幕啓：李二嬸抓了一把谷子在手里，满怀高兴地玩着。

李二嬸：（唱）新分谷子似堆金，叫人越看越开心，
自从入社光景好，晚年得福不憂貧。

如今家里样样有，柴米油鹽都不愁，
只差媳婦未曾娶，时时挂慮在心头。

(白)想我李二孀，一向貧窮，自从入社以來，生活越過越好，不缺吃不缺穿，总算十分滿足了。只是兒子已經二十多歲，尚未娶回媳婦，不免使我老人心頭焦急。近日聽得他和副社長的女兒朱碧娟要好，不知是真是假，要是真的就好了。待我打聽明白，勸他們早日去登記，揀個日子，娶過門來，過一兩年生個孫子給我抱抱，那就多么好呀！如今我就出去打聽打聽。

(李二孀正欲下，恰遇朱碧娟帶着一件衣服上)

朱碧娟：二孀，你老人家好！

李二孀：(喜出望外)哎呀！你來啦！碧娟，真叫我歡喜呀！請坐，請坐。

朱碧娟：不用客氣。

李二孀：(向朱碧娟打量了好一會，旁唱)

看她確是好姑娘，齒白唇紅體健康，
又不高來又不矮，若配我兒正相當。

朱碧娟：(另一旁唱)

今天二孀真真奇，自言自語笑微微，
望我望到不轉眼，定有心事在肚里。

(白)二孀，你又不是不認識我，這樣看着我做什么呀！

李二孀：(掩飾地)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二孀看見你高興哩。來，喝杯茶吧。

朱碧娟：不用了。石松哥還沒回來？

李二孀：沒回來，有什麼事嗎？

朱碧娟：(打開手帕)這是他的衣服，請你交給他吧。

李二孀：(不明白)哦，他的衣服？什麼衣服呀？

朱碧娟：（唱）昨日上山采綠肥，松哥衣衫扯爛哩，
我已替他縫補好，請你收下講他知。

（白）補得不好，請莫見怪。

李二孀：說哪里話呀！

（唱）一針一綫密密縫，老娘看了喜心中，
難得碧娟好情義，補好衣裳送石松。

（旁白）兩人相好不用問了。

朱碧娟：二孀，你又在說什麼呀？

李二孀：我說衣服補得真好，石松看了不知該多么高興呢！

（李石松上）

李石松：媽！

李二孀：孩子，回來啦！你看，碧娟把你的衫補好送來了。

李石松：好，好。（對娟）謝謝你。

朱碧娟：一點小事情，謝什麼！

李石松：（唱）莫說補衫小事情，一針一綫費精神，
一來謝妹人情重，二來謝妹手工精。

朱碧娟：（唱）听你山歌接你音，海底紡棉情義深，
兩人莫講生疏話，哪有相好不關心！

李二孀：（另一旁唱）

听他兩人歌駁歌，好比吹簫用琴和，
兩人相好真情義，但愿早日結公婆。

（白）我進里面去，讓他們談談心吧。（下）

李石松：碧娟……

朱碧娟：嗯……

李石松：我有句話問問你。

朱碧娟：請說。

李石松：（唱）你我相好結同心，問妹情意有几深？

有朝有日遇風雨，問妹如何定方針？

朱碧娟：（唱）海水几深情几深，永久千秋不变心，
不管風雨有几大，同哥生死总隨身。

李石松：（唱）听了妹言心花开，总要事实做出来，
若果你爹要反对，問妹如何来安排？

朱碧娟：（唱）我爹說你好青年，时时称贊对人言，
你我相好他知道，不会反对我婚姻！

李石松：（白）不，他如今对我有意見了！

朱碧娟：（一惊）因为什么事？

李石松：为了粮食問題。碧娟，这场風雨不單会影响你我的婚事，而且也关系到我們社的前途呵！

朱碧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說清楚点呀！

李石松：（唱）社里有人搞風雨，挑撥社員鬧口粮，
你爹身为副社長，誰知做事喪立場。

他說應該增口粮，我說增粮不应当，
他今和我翻了臉，不許你我再来往。

粮食是个大問題，真理一定要坚持，
風雨如今已来到，如何对付費心机。

妹你是个青年人，兩条道路要分清，
爱社立場要坚定，共同說服你父亲。

朱碧娟：（唱）社里口粮早已分，算来合理又公平，
无故增加是不对，定要劝醒我父亲。

溪水渾来河水清，兩条道路妹分明，
妹子跟社走正路，决不盲从落后人。

李石松：（白）这样我就放心了。

朱碧娟：现在我就回去找父亲谈谈。

李石松：好，好。

（朱碧娟走至門口，遇朱三伯上，娟退回）

朱碧娟：爹！

朱三伯：你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去！

朱碧娟：（低头不語）……

李石松：三伯，請坐。

朱三伯：石松！

（唱）我今再来問問你，你是社里一社委，
到底为誰来服务，到底是誰領導你？

我是社里副社長，說話你当耳边風，
群众要求你不顧，这种行为实难容！

李石松：（唱）我劝三伯气放平，坐下慢慢講分明，
我对三伯应尊重，总系是非要分清。

竹篙打水兩边开，誰是誰非摆出来，
講到增加口粮事，你再想真該不該？

朱三伯：（白）有什么不該？

（唱）群众要求增口粮，是因社里生产强，
生产好时多吃点，試問有何不应当？

群众紛紛出怨言，不該入社做社員，
粮食自己难作主，慘过租耕地主田！

李石松：（白）誰說的？

朱三伯：社員！

李石松：哪个社員？

朱三伯：不用这样問我，你去群众里头听听吧！

李石松：三伯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嗎？

(唱)說这怪話非別人，就是富农朱紹勤，
明明都是挑撥話，为何三伯不分清？

講到租耕地主田，有誰吃飽过一天？
今日家家白米飯，哪个敢話不如前？

講到社里有余粮，卖給国家是应当，
粮食政策有規定，并非一人出主張！

(白)三伯，听了什么話也要分析分析才好！

朱三伯：照你說，要求增加口粮的只有朱紹勤一人，你有沒有睜大眼睛看下呀！

(唱)要求口粮要增加，并非只有三兩儕，
中农貧农都在內，总共算来几十家。

李石松：(白)三伯，你也在內吧？

朱三伯：(不理，繼續唱)

若果口粮不增加，恐怕有人会退社，
到了那时人心散，水打泥牆会倒下！

如今社長不在家，社里工作叫我揸，
事情鬧大难負責，及早解决正无差。

(白)閑話不用多說，快把倉庫的鑰匙交出来！

李石松：倉庫的鑰匙我不能交，这是社里决定卖給国家的余粮，我要对国家負責！

朱三伯：我也要對社員負責！

李石松：三伯，我們不用在这里爭，口糧要不要增加，等社長回來——

朱三伯：（打斷）為什麼要等社長回來？我是副社長，難道不能作主！

李石松：三伯，糧食是大家的，一個人作主不了！我是說等社長回來，召開社員大會討論過再說！

朱三伯：還討論什麼，現在天都鬧紅了！

李石松：鬧的只是少數人！三伯——

（唱）有人真心為着社，有人只曉顧自家，
是非你要分清楚，毒草不好當香花！

朱碧娟：（白）爹！

（唱）莫怪女兒來多嘴，今番實是爹無理，
糧食問題關係大，莫將錯誤來堅持。

國家建設需要糧，人人節約正當，
口糧夠吃應滿足，過分要求就荒唐。

若是口糧隨便加，浪費糧食誤國家，
爹你細細想清楚，說服社員正無差。

朱三伯：（白）你女孩子懂得什麼？雞骨頭還在床腳下，也想來教訓你爹？快給我滾！

李石松：三伯，碧娟說的很對，你老人家要認真想想才好！

（李二孀上）

朱三伯：（生氣地對碧娟唱）

爹今叫你回家堂，你莫在此多言章，
爹事不用你多管，此處不許你來往！

李二孀：（一驚，另場唱）

(下) 晴天忽然起烏云，烏云遮月就難明，
難明三伯因何事，硬來拆散有情人！

(上前見伯，白)三伯，為什麼事情發怒呀！

朱三伯：(唱)講起心頭火就來，你兒做事太不該，
我是身為副社長，你兒竟敢拆我台！

群眾要求增口糧，我已答應在當場，
今日你兒來反對，叫我見人無面光！

李二孀：(唱)三伯是個量大人，莫因小事傷精神，
我兒年輕不懂事，望你指教多留情。

朱三伯：(白)我指教他？他還教訓我呢！

李二孀：兒呀，還不快來向三伯認錯！

李石松：(一怔，另場唱)

媽今事實未分詳，叫我認錯在當堂，
若不聽時難轉面，說些好話又何妨！

(向三伯行一禮，唱)

剛才言語多沖撞，恕我說話直心腸，
但愿三伯莫見怪，留得人情好來往。

朱三伯：(唱)言語一事我不怪，总要鑰匙交出來，
交出鑰匙萬事了，一天烏雲會散開。

李石松：(唱)三伯要我交鑰匙，水打燈籠系難題(提)，
鑰匙萬萬交不得，我要負責對社里。

朱三伯：(唱)你今不肯交鑰匙，社印我也交給你，
我今不當副社長，讓你一人去把持！

(三伯丟下社印，憤然出去，全場愕然)

朱碧娟：(白)爹，爹！

(唱)我爹執迷不覺悟，叫我心里陣陣愁，

怕有坏人来挑撥，回家相劝早回头！（急下）

李石松：（拾起社印唱）

錫打茶壺假鍍金，三伯对社兩条心，
錯誤思想未改造，同社矛盾日加深。

解决矛盾要及时，快打电話給党委，
通知社長早日轉，免得事情鬧大哩。（急下）

李二孀：（唱）釣得鯉魚跌水中，喜事临头又落空，

今日三伯翻了臉，几时婚事得成功！

（白）唉，真叫人耽心呵！

（幕落）

第 二 場

時間：距第一場半月之后。

布景：李石松家門口。正面露出半个屋子，有門出入。門前是村道。左右兩边有树木。

幕啓：时正黄昏，李二孀自屋內出。

李二孀：（唱）我儿为社卖余粮，至今尙未轉家堂，

踏出踏入来等候，等到飯凉菜也凉。

（向左右張望，白）真是，怎么至今还不回来呀？

（李二孀向左边望着，朱碧娟自右上）

朱碧娟：（唱）松哥一心爱护社，县委通报表揚他，

特到他家来报喜，順便婚期好約下。

李二孀：（回头見碧娟，喜唱）

回头看見朱碧娟，二孀心里好喜欢，

俗話利刀難割水，有緣到底总有緣。

朱碧娟：（白）二孀，你望什麼呀？

李二孀：望你石松哥呀！

（唱）他去賣糧尚未歸，令我焦急挂心里。

朱碧娟：（續唱）為社工作不用念，我有好事講你知。

李二孀：（白）什麼好事？對了！

（唱）想是你爹已答應，你和石松來成親？

朱碧娟：（唱）婚姻固然是好事，還有一事更光榮！

李二孀：（白）到底什麼事呀？你說了把。

朱碧娟：（唱）石松愛護社里糧，名聲傳遍各地方，
愛社愛國好榜樣，縣委通報來表揚。

李二孀：（唱）听了消息開心花，喜事重重到我家，
料想石松也快轉，請進屋里喝杯茶。

（白）碧娟，到屋里去坐吧。

朱碧娟：好。（與孀同進屋內）

（社員甲、乙携扁担布包同上）

甲：
乙：（同唱）

一早為社去賣糧，回來不覺日落崗，

此次賣糧經辯論，覺悟提高勁頭強！

甲：（白）要不經過辯論，恐怕叫你挑糧也叫不到呢！

乙：缺嘴人笑崩口碗，彼此，彼此。

甲：我可沒有跟你一樣鬧退社呀！

乙：算了，算了。

（唱）你也不用來自吹，改正錯誤系情理，

吵開口糧你有份，你莫以為我不知！

甲：（白）噯！

(唱)想起鬧糧真真差,真是自家搞自家,

明明口糧都够吃,却去跟人吵鬧社!

乙: (白)其实,有哪一家不够吃的?还不是富农朱紹勤害人,
搞風搞雨,造謠挑撥,說別的社都增加了口糧,才鬧
出這場風波來嗎?

甲: 是呀!

(唱)講起富农毒心腸,挑撥社員鬧口糧,

他想倉庫一開放,就將糧食分清光!

講起这种坏家伙,加强管制是应当,

資本主义心不死,时时刻刻要提防!

乙: (唱)好在石松見識高,揸穩鑰匙不动搖,
若然鑰匙交出去,水滴对联字(諧事)就糟!

甲: (唱)党委号召确不差,依靠貧农办好社,

自發思想要反对,帶穩鑰匙当好家!

(白)要是鑰匙揸在朱三伯手里就糟了!

乙: 这次他檢討了自己的自發思想,又揭穿了朱紹勤的陰謀,
还算他能認識錯誤!

甲: 哎呀!一講曹操,曹操就到,那边不是朱三伯来了!我們走
吧。

甲乙: (合唱)自从經過大辯論,兩条道路更分明,

从今一心跟社走,改变糊涂旧腦筋!(下)

(朱三伯垂头喪气地上)

朱三伯: (唱)上次社員鬧口糧,支持錯誤失立場,

中了富农挑撥計,至今想起痛心腸!

錯誤算來有原因,不为社里为个人,

自發思想无除淨，兩条道路未分清。

社里經過大辯論，自己錯誤实非輕，
想我身為副社長，今后如何領導人？

越想越真越痛腸，走出門来无面光，
最怕別人看不起，鷄毛上称无斤兩！
(搖頭嘆气，白)唉，真真後悔呵！

(唱)行行来到李家門，想找石松表心情，
一為承認我錯誤，二為女儿結成亲。

(想敲門又退回，白)見了他怎么說？他会不会冷眼对我呀？

(唱)想去敲門心又惊，惊怕被他来看輕，
他是后生我長輩，受他冷眼心不甘！

(朱三伯低着头在附近徘徊，李二孀嚙叨着自屋內出)

李二孀：(白)怎么到現在还不回来呀！真令人心焦呵！(举头見三伯，惊喜地)哎呀！三伯，你在这里呀！

朱三伯：我，我来找碧娟，她在你家嗎？

李二孀：她在屋里，快进里面坐吧。石松还没回来呢！

(李石松上)

李石松：(唱)卖了余粮轉回社，一身輕快开心花，
粮食問題已解决，搞好生产信心加。

李二孀：(白)孩子，怎么回来这么晚呀，害我眼底都望穿了！
你看，三伯和碧娟都来啦！

(回头叫)碧娟，你石松哥回来了！

李石松：三伯，进里面坐。

朱三伯：不进去了，就在这里談談吧。

李二孀：別生疏呀！

（朱碧娟自屋內出）

朱碧娟：（唱）聽見松哥已回來，小妹心花朵朵開，

三步兩腳開門接，一日辛勞歇下來。

（忽見父親，不好意思）哎呀！爹在這裡！

朱三伯：（唱）女兒不用難為情，心事爹爹早已明，

爹今當面講清楚，同意你們早成親。

李二孀：（唱）昨夜燈盞結雙花，喜事重重到我家，

今日聽了三伯話，一條心事就放下。

朱碧娟：（唱）好事臨門不怕多，縣委表揚石松哥，

說他愛社好榜樣，經得暴雨并風波。

李石松：（白）這件事，剛才我在社長那裡聽到了，其實保住社

里糧食，是我的責任，有什麼好表揚呢！

朱碧娟：這是縣委關心我們社里呀！

李石松：（點頭）這倒說得對！

（唱）縣委關心我們社，幾多好事為大家，

我今也有好消息，千株果苗已撥下。

講到黨委恩情長，東江河水比不上，

希望大家聽黨話，將社办好正應當。

李二孀：（白）是呀！我一向都說共產黨真好！要不是共產黨叫

我們办了合作社，我們哪有这样的日子过呀！

朱三伯：（愧悔地）唉！我真是越想越慚愧呵！

（唱）大家講起黨恩情，句句言語都系真，

使我越听越慚愧，做了忘恩負義人。

想起那天拿鑰匙，好得石松能堅持，
否則糧食散了去，今日如何對社里？

回頭來看正着驚，老鼠同了貓公行，
中了富農挑撥計，差點跌入爛泥潭！

李石松：（唱）不怕田里有雜草，最怕有草不去除，
不怕一時走錯路，最怕走錯不回頭。

今日三伯認識清，有錯能改是好人，
社里歡迎你進步，大家同赴好前程。

李二孀：（白）是呀！三伯，過去的事情不要掛在心里了！以後
做對來就是啦！

朱碧娟：爹，回去吧。

李二孀：不，今天高高兴兴的，怎么就回去？快进屋里去吧，吃
了晚飯才能走！

朱三伯：也好，我还要和石松多談几句。

李石松：我也還有許多話要同三伯講呢！

全台合唱：風雨過後天就晴，辯過是非理就明，

思想提高更團結，光明大道又同行！（眾人齊進屋
內）

（土幕）（幕落）